

情系摆渡人

□ 陆迎龙

把别人渡上坦途，自己仍在原处徘徊。

盐城到伍佑十多里的串场河上，千百年来没有一座桥，人们过河往西或向东，全靠几只小木船摆渡。城南十里开外的戴庄背后，有个地方叫大缺口，住着姓陈的人家。陈爷爷十五岁开始，就用一条小木船、一把撸、一枝竹篙摆渡。

夏天只穿一条短裤，肩上披一块方布，头上顶着破草帽，浑身一张皮，像条大泥鳅。冬天一件破棉袄，一双芦花和稻草编的毛鞋窝。风霜雨雪从不间断，即使夜间有人叫渡也不拒绝。

合作化时，当地人过河免费，生产队里每天计他十分工。外客过河给一分二分钱，有人身无分文也不计较。

航行时总用他那宛如洪钟般的嗓子吼着老淮调。有人问他：“快活的哪一家？”他笑着说：“只要吼起小调来，就感觉不到疲倦。”

有一次船摇到河中间，猛不丁地鲤鱼跳龙门，一条银光闪闪的鱼跳进舱里。一位客人惊喜地说：“鱼也喜欢搭陈爷爷的船。”

盐城和伍佑相距十多里，但他从未去过，一心扑在渡船上，摆了几十年渡从未出过差错。一年三百六十五日，穿梭在串场河两岸，来来回回不知渡过了多少人次，默默无私地奉献，乐此不疲。

孙女在学校做教师，常将爷爷的故事讲给师生们听：“抗战时期有一天，盘踞在河东碉堡里的日伪军，要到河西扫荡，叽哩呱啦要过河，爷爷装聋作哑没听见。将小船迅速摇进门前长着芦苇的小沟里，自己躲进泥草屋。鬼子见没人理睬，提着机枪嗒……嗒……地扫射。子弹从窗口里、墙缝里钻进屋内。还是没人理睬，骂了一通，又缩进龟壳里。后来爷爷将上衣脱下来，用手摸摸后背，才发觉擦破了点皮，忍俊不禁地自言自语，鬼子比孙子还孝顺，帮我挠痒呢！”引起一阵哄堂

大笑。

陈爷爷的儿子在大队当书记，觉得父亲一生太辛苦，该享点福了，劝他把船交给别人用。陈爷爷不放心别人，能像他那样对待过河的客人，及时、周全、体贴。他说：“时钟坏了才停摆，人不活动就会生病。”被他婉言拒绝。

快要到六十岁，因体力不支，才善罢甘休将船交出去。由于过度劳累，身子弯得像一张弓，躬到90度，69岁与世长辞。临终前深深地叹了口气，念念不

忘地说：“哪天能在这里架座大桥，死也闭眼了。”还嘱咐儿孙们：“把我葬在大河边，在天之灵保佑过河人平安无事。”

2000年，世纪大道正式通车，在渡口不远处，一桥飞跃东西，陈爷爷生前期盼的终于实现了。

如今，宽阔的河面上，一道道彩虹卧波。桥上各种车辆来来往往，川流不息。两岸高楼大厦鳞次栉比，串场河波光粼粼，奔腾不止，一片欢乐祥和，欣欣向荣的景象。

握别一季秋，安然走进冬

谈笑在指尖

残荷

□ 段飞鹏

踏着冬日暖阳，慵懒游走在河边风光带，夕阳西下，影子越拉越长。暮色中，那十里荷田，退却往日盛大、妖媚、荷风飞舞，一片萧瑟、颓丧，已无人眷顾。

入目一派残荷的美，是不言而喻的。它由夏入秋、由盛转衰，最具悲剧美的特质。我们可以从它败落、残破的样子，联想到它昔日“出淤泥而不染，濯清涟而不妖，中通外直，不蔓不枝，香远益清，亭亭静植”的繁荣、辉煌，从而对它的孤冷形象，更充满痛惜、哀惋、怜爱，甚至是敬意。

残荷，是中国文化和美学的一个古老话题。残荷凄凉，我觉得有另一种美。明代画家吕纪的《残荷鹭鸶图轴》，画作笔墨新奇，意境绝美。几片残荷，数枝芦花，将萧杀的秋景渲染得淋漓尽致。近代画家张大千，泼墨荷韵无数，除了在齐白石《残荷》中点缀了只蜻蜓，竟然未画一幅残荷图。而吴冠中的《残荷》图，略作水墨，用笔慈悲，我觉得缺少萧杀的韵味。

从摄影师角度来说，残荷，有上佳的艺术质感，却很少人拍出它沧桑、傲骨、慈悲、清凉模样。摄影友人雨人，抑或与礼佛有关，他拍摄出的残荷，或一片枯叶，或一朵莲蓬，或一枝茎骨，倒映寒塘，与水共舞，寒凉清爽，颇有几分禅意。

残荷的颓势、孤零、冷峻、残破景象，注定让人远离。艺术与生活，有时格格不入，有时背道而驰，不足为奇。其实，人生莫求完美，残缺也是一种美。懂你的人，心灵震撼、爱不释手；不懂你的人，唯恐避之不及。或因此，残荷，很少人写，很少人画，很少人摄。我所读过写残荷文学篇章的，恐怕只有雪小禅。她对残荷的定义有些独到：自以为低调，却跋扈到清凉。自以为薄凉，却还是烈的、艳的——那盛开的荷着实有些炫耀，当然，她有炫耀的资本，可是看久了，会厌、会腻，会生出反感。

是啊，一片残荷，有谁会介意它的过往？而有些人却偏偏喜欢。喜欢它的风骨，喜欢它的凋零，喜欢它颓败的姿态。盛开凌厉的强势莲花，它不属于我。寒风中摇曳的残荷，它们在并不光滑的时光隧道里与我相认，我总爱心疼地看着它们，而它们也看着我。我咀嚼它们，找到它们的属性：清醒自知、坚韧饱满、铮铮傲骨、自在淡然。你看看，一个独自清欢的小女子，她就喜欢残荷呀。

霜降过后，瘦秋仟仟，还来不及叹息，来不及怀念，冬的身影就悠悠然地跃入了眼帘。11月7日立冬，立，建始也，表示冬季自此开始，冬是终了的意思，有农作物收割后要收藏起来的含义，我国把立冬就作为冬季的正式开始。

每当与秋天回首告别，秋色隐去，冬意开始渐浓之际，凉意寒风的风儿掠过光秃秃的树梢，冷色的月光不经意中洒落满地，浅冬的来临，思绪也恍若显得有些苍白，只能用初冬的心情编织着自己的梦。

门前不远处的那棵枫树，此时的叶子已少了许多的光鲜，多了些许的暗沉，就像是一件有了些年头的旧衣服，光鲜尽褪，尽显着陈旧。在主体的树身上已不见了印象中的那些叶子，虽有些不舍，却没有悲凉、凄伤与彷徨，多的是一份释然。这颗枫树，夏天，它曾长满了一树的绿叶，投以一种安宁与沉静的感觉；深秋，一树的嫣红，给人以一种温暖、坚毅与祥和，如今，它虽显得有些暗沉，在风雨中摇曳着，等待着那一刻灿烂而静美的离去，但它始终亭亭玉立，足以斑斓多姿多彩。

步入冬，首先品到的就是寒冷、落寞的那种味道，殊不知在这味道中，也让人咀嚼出冬天所蕴含的无尽人生哲理。我觉得这冬天与春夏秋相比，显得是这样的老练和沉

着，在整个冬天里面蕴含着一种睿智和经验，就像一位老者，有着宽广的胸襟，能忍辱负重，做着默默的奉献，能将蓄积已久的能量倾囊抛洒出来，只是为了春天的烂漫，夏天的葱郁，秋天的硕果。它从不张扬，从不显山不露水，在四季中显得最为的是安静和低调。它虽没有春天的繁盛，却有着一种深藏不露的气概，它没有夏天的炎热，却有着一种自然的坚韧和冷静；它也没有秋天的收获和丰盛，却有着一种蓄势待发的睿智和内敛；它呈现的是一幅黑白素描，线条虽然很简单，却蕴含着深奥的生命真谛；它就像是一首优雅的古典曲，独自在轻轻地弹唱，静静地诉说，如静静流淌中的溪水，沉淀出来的是心底里那份纯洁和沉静。

秋天是雨的世界，秋雨丝丝缕缕，萦绕着人的思绪，就像一场缠绵的缘，在生命世界里萦回。冬天，最多的则是寒冷的风，不紧不慢地在大街小巷之间游走，寻找或孕育着一场雪的来到。此刻，若炉火正旺，暖壶里的水在火舌的舔舐下吱吱发出鸣叫，举一杯香茗，品茗闲谈；或斜倚在藤椅深处的安逸里，捧一部诗书，悉心品读，那是一种别样的味道。若有一场雪的来到，来到雪地里，去感受雪的圣洁，内心便能够放下长久积聚的聒噪，对灵魂进行一番彻底的洗礼，

把身心沉浸在广袤的圣洁里。因为，这雪花，是孕育三季的圣物，它来自遥远的天国，没有人会对雪避而远行。

走在冬天的雪地上，去找寻冬天的声音，能听见阳光融化雪的清脆，能体会到小草与大地的窃窃私语，能听见湖水流淌的欢笑，能看见一棵棵大树上又增写上了一道年轮。生命里，总有一份飘渺看似久远的情，深深地蕴藏在时光的深处里，偶遇，微澜，不久便会奔腾、涌动。冬日的大雪覆盖着大地，留下了洁白的世界，少了闹市喧嚣，少了车水马龙，一切是那么祥和，安静。天地间，虚幻中藏着真实，宁静中带着古韵，人景相依，情景交融，处处都像是一幅唯美的图景。

时间如水流，眨眼秋去走进冬。兀自岸边望水流，“流到瓜洲古渡头”，此时心中尽是些喜，没有什么忧与愁。“昨夜雨疏风骤，浓睡不消残酒。试问卷帘人，却道海棠依旧。知否，知否？应是绿肥红瘦”。初冬里的梦是多彩斑斓的，在光阴的此岸，隔着篱苑的冬景，痴迷彼岸风景中的绿肥红瘦。品一首歌，听一首曲，写一段字、暖一颗心，淡看云卷云舒。将一些爱，一些不舍，一些醉痴，于心底里浅浅顿留，笑度沧桑，安度流年，握别一季秋，安然走进冬。

初冬的味道

□ 若兮

深秋带走最后一点余温，给曾经的葳蕤妆点几许枯干的颜色，飞红漫天的倾洒，昭示一个初冬的来临。

是谁的笙箫凄厉悱恻，辗转了几世的轻愁，冬就这样循音而来了！荒野漫漫，落叶霓裳，缠绵的夏抵不过流年的过往。

夕阳斜睨着几抹残红，那是落英的斑斑泪痕，藏匿一个夏季心事的绿藤，最终不过是萎靡的碎梦。

莺飞草长的季候，冬眠成一个瑟瑟的哀

叹，清婉的韵律如今填不出虞美人。芒草萋萋的破壁，寻不到佳人的影影衣香。

阳光懒懒地施舍温暖，爬上了稀疏的枝头，枯枝在明月窈窕中梦呓，在泪雨云烟中私语。乌鸦的几声啼叫惊醒了它的梦，它颤动，喘息，沉默。

撷一根颓靡的细草，一指流沙随风划过，籽粒纷纷扬扬去寻觅它的家。是一层浅浅的霰雪，覆灭了溽夏的低吟，蝶儿的羽翼开始轻盈成纷飞雪花。

风卷云翳，云霾散尽，苍穹下好一个纯净的天。在欲说还休的婉辞里，续写冬雨的开场，让冬的静默逶迤成古老的传说。

雪花漂白了我未能兑现的诺言，一蹙黛眉轻锁着尘世的惋叹，其实生命的荣枯只是个历程，谁见幽人独往来？缥渺孤鸿影。没有不褪色的生命，没有不变色的人生。

踽踽独行在蜿蜒的山路，听晨钟暮鼓，窈窕的群山瘦影顾怜，想，为谁踏响这跫音，为谁沾惹这浮沉一世的流年。